

徑山志卷之七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碑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樓

鑰

奉化人顯謨閣直學士

徑山乃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峰巉然中本龍湫化為寶所國一禪師開山于天寶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與大丈夫事繼之以無

碑記

卷七

徑志

上又之以法濟坐鎮羣魔刀斫禪牀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于微時故吳越紫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蘓公知杭州革為十方祖印悟公為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眾末年南歸重來踏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遊幸就書龍遊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



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輒應案封神應德濟顯  
佑廣澤王廟爲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瓶鑪祭噐之  
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預知國一之後以會  
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  
以感夢起廢爲屋三百楹剪去樗櫟手植松檜不知其  
幾今之叅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禪師元聰以慶元三  
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  
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息而  
盡異哉人皆以爲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

碑記

卷七

二

徑志

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峰之間又  
規模不出一手雖爲屋甚夥高下奢侈各隨其時因陋  
就簡亦復有之衆爲之請曰大慧無恙時豈不能撤而  
更之顧其勢未可茲焉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欲  
一新之乎况祖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不燬開山之庵四  
面焦灼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爲後身  
比移醬壇涌泉成井今日安知暫廢而當復大興邪聰  
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爲之乃出衣盂爲之倡率學徒元  
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動



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無問比丘優婆塞相於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已私開拓舊址首於東偏爲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爲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駕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善財叅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艮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樓

碑記

卷七

三

徑志

以安洪鍾下爲觀音殿而以東西序度毘盧大藏經函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輦其土石置後山巨壑中開毘耶方丈于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御榻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庵于明月池上爲香水海以沐浴爲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蓋其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於六年之春成於嘉泰改元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爲大寶坊始者蕩廢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



又雄壯傑特絕過於舊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雪脊  
翬飛層疊迥出於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益衆  
奔湊瞻仰如見化城驚懼踊躍稱未曾有徑山於是乎  
大振矣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  
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  
絕景也爲別峰寶印賦詩有百萬栝松雙徑杳三千樓  
閣五峰寒之句印爲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餘蘊  
矣是時新創大閣丹牖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  
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

碑記

卷七

四

徑志

日也聰忽以書相尋於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契日  
攜書來見脩道始末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子之  
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之士而  
爲此來何其舛邪求之再三拙菴又助之請遂隱括其  
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爲盛  
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爲在杲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  
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爲此初豈有意于興  
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響合上資國力廣集喜  
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記以傳



遠然於師何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禮之衆傾於億兆財施之廣盈於千萬視之如幻等之如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澣衣糲食其視寵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讚歎有爲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爲然乎

徑山禪寺重建記

吳詠

宋尚書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蟠結而爲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南天目熊騰馬奔陵深拔峭發越而爲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

碑記

卷七

五

徑志

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也以大法力建大道場然後能儲精會秀攬光景而納於其中如國一禪師卓錫于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師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曾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一寶珠以相授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卽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成壞皆數耶師于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



以勇健力槩無畏鼓披榛塞竅高深度材於山視昔所  
封植可以爲榱爲梁爲杗爲桷者適飽厥用則鳩工聚  
糧命幹力之僧相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  
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舍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貨  
不命而獻力越三年考成曰堂曰殿曰門曰廊曰樓觀  
棲客之廬齋庖之所庫庾井廡靡不畢具最是龍游閣  
居翠峰之頂畫棋璇頭承雲納日而檐外曰凌霄之閣  
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游循而下曰寶殿曰寶所曰靈  
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

碑記

卷七

六

徑志

此山實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幼學者居外久習者居  
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而爲一楹七而間九席七十  
有四而衲千焉矧翼五鳳而閱離門之虛建萬佛而補  
艮山之闕皆以大用勝服之若夫乘金相水西秦多聞  
異僧所云更不道也比年以來歲數不登諸方寺宇兵  
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百不能興一二師乃于艱棘之  
秋廉以克已勤以募衆竟乘願力成就茲事豈不謂釋  
中之傑耶雖然予嘗聞瞿曇氏之爲教也旅泊三界木  
下一宿穴土爲廬編茅爲庵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無



殿也包攝之不設佛像也楊岐之不蓋僧堂也風穴之不葺破院也林洋泰布衲之不飾寺塔不占檀那地也瓦石擊竹無非道山桃開花無非禪地上木庭前栢無非佛安得有宮殿樓閣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幻皆性證實者權假皆實一大寶藏半說莊嚴一部華嚴只言現量有是身非旅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居處室廬非假觀也有是宮殿樓閣非化城也於密室可以識無漏於竟壁可以見因果於廣大樓閣可以觀三生立一枯木爲像可以起人敬心拈一泥團塗地可以使人不墮惡趣莖草建刹具足大智聚沙爲塔皆成佛道安得爲無范金合土墜茨丹牖之事哉予謂由前之說則一切有爲之事俱落虛無由後之說則諸祖無上之宗悉成斷滅泥空則如盲人摸象黑山窟裏修行墮有則猶跛鼈困泥濁海波中起沒二說皆非也道有則一塵不立道無則一法不捨於真空而不着頑空於妄有而轉歸妙有信圓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容貌融爲一源其庶乎道哉師曰此事且止普樂院火永邦建之記者張無盡也圓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



公也已未之厄聰亦求記於樓學士子舊詞臣也蓋爲我識之歲丁酉

理宗紹定六年

登山首請守寧國又請奉祠龜

溪請益勤且曰上累頒金幣賜御書復賁範以金襴法衣佛鑑師號蓋自靈山付囑以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慈武清心寡欲篤行善道扶立教門如此之力子尚可得而辭耶詠不啻醍醐不鼻詹荀枯藤敗筆何能鋪述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常恐不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色界辭親割愛不拜君父飯以珍厨棲以大厦將何所求報國恩持經碑記

卷七

八

徑志

誦咒不足以報譚空說妙不足以報窮子之力盡未來世以無量莊嚴不足以報惟發揚大旨警悟羣迷具如來眼踏毘盧願掘二祖髓御大梅心標俱胝指破馬師欽師惑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處範曰唯乃爲之記

千僧閣記

略

李邴 叅政

師於臨濟爲十二代孫其道大故其攝者衆其門峻故其登者難其旨的故其悟者親其論高故其聽者驚且疑而同時者譏毀嫌謗不勝其忿然四方學者或自謂



親證或幾號罷叅皆肩靡袂屬沓來於座下而公所遇之未嘗假詞氣接慙懃拒之而不去踈之而益親至於水洒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院去城百里自唐國一禪師始斬蓬藿驅龍蛇而居之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實助其緣化師至之始衆纔三百二年法席大興衆將二千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於寺之東鑿山開址建層閣千楹以盧舍那南向巽然居中列千僧案位于左右設連牀齋粥於其下經始於十年春越明年春告成余嘗問道于公聞之而嘆曰非成是閣之難致其衆之難非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至之難一閣之成在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之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獨喜其道行而衆從之故爲書其本末

圓覺閣記

陸游

淳熙十年二月己未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西閣成己丑上賜住持僧寶印御註圓覺經且命寶印爲之序旣進上爲嘉歎召見錫賚甚寵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宐牘曰圓覺之閣且剌石以侈盛事則又咸曰陸游宐爲記印以衆言來諗游于山陰澤中游感然不敢



辭恭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  
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既以博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  
秘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靡不究覽以大圓覺爲我  
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  
御註釋凡十二大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多羅之  
所譯宗密之所註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于宸筆之  
下十日竝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既望月  
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霜  
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魯之縫掖楚

碑記

卷七

徑志

之黃冠竺乾之壞衣祝髮于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  
亦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萬  
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道行海內名徹  
九重得懷璉入侍仁宗故事召至便殿者再覲清光承  
聖問口誦所聞文附巨典有學士大夫願而不可得者  
又此閣壯觀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貫錢其落成也適  
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乎盛哉方閣之未  
建東偏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所營宗杲法  
門之傑方住山時衆盈千數故以名閣然自今觀之雖



萬億阿僧祇衆猶有限量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  
顧游衰病憔悴之餘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勝事  
本末閎濶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媿懼云

雙溪化城接待寺記

楊汝明

宋進士

徑山天下第一禪刹窈深修阻高人達士之所輻湊余  
每恨無因至焉去年春奉詔祈澤山間佛日禪師宣公  
獲知今丞相魯國公居是山七年矣忻然領予裴徊周  
覽雲山重復草木蓊蔓悅可人意而又棟宇宏麗器物  
潔齊爲之驚愕加嘆彼息心淨住何爲得此哉乃言曰

碑記

卷七

十一

徑志

重趺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吾又於雙溪之上築  
室百間濟其所不及皇帝嘗錫化城二大字因創重屋  
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溷浴靡不備具願得識其實  
亟命篋輿竝游至則有過其言無不及也余遂言于師  
曰吾儒之道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謹于言就有  
道而正焉釋迦氏初至雪山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旣勤  
且勩不減吾儒也今爲僧者不耕而穫拱坐得食隨寓  
隨足又爲之葦舍使朝不及餐於此乎穀夕不及宿于  
此乎館將翔將翔不至半途而廢得無過于安且飽乎



夫登山者將爲道謀乎將爲安飽乎苟志於道則居不  
必安食不必飽孜孜求之求之不得不敢少怠意會神  
契斯有得矣師謂何如師曰此吾考室之意也能不媿  
此室則在其人吁彼能識師意歟旣畢力營繕遠近信  
敬翕然樂施師又自哀其橐合緡市田千畝爲無盡供  
於是化城之居可久以大而師所以待其徒之意始慚  
不可不識也師名可宣吾蜀嘉定許氏子別峰印公橘  
洲曇公之弟曇又其同氣也禪印師曇有之似之上雅  
聞其名用錫佛日之號奎畫焜耀草木生榮年餘七十  
爲不朽云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家之吳 元進士  
眉山人

徑山名爲天下東南第一釋寺寺何以重以道重也蓋  
自唐世至人指徑以知津神龍奉地以啓宇異僧輩出  
駐錫譚道顧盼叱咤明心闡性超越生歿足以指南禪  
流莆勺真乘見知累朝醲恩渥賜龍文虹氣照耀林谷  
尚矣馴至近代崇極而圯變故凡五一燬於慶元己未  
住持元聰新之兩災于紹定癸巳淳祐壬寅師範載營



之又厄於至元乙亥更二住山而雲峰師妙高至披榛  
掃礫竭屨重建粵五基寺如舊輪奐過侈己丑正月剎  
那復燼寺衆駭懼師喟然曰吾宿生負此山吾償之吾  
不憂亾寺憂諸人不解狗子無佛性耳衆悚然林棲庵  
潛法社如故擇人受事度材慮庸瘠己首公再捐衣盂  
施者踵至及更舊規滙大殿爲龍淵而從殿稍北直池  
南爲照殿潮音之堂丈室正寢無垢不動二軒東西對  
扁遷大覺寮於布金移祖庭復歸於宴坐峰上宅毘盧  
頂靈澤祠宇下瞰幽竇翼以廊廡綱維職掌雲棲前序

碑記

卷七

十三

徑志

行署賓館庖湍帑廩多所更定寬平淡穩倍勝疇昔僮  
隸工藝咸有寧棲寺東剗積壤爲三門選佛場最後建  
益壯麗範鍾千石像設嚴具金碧交絢如住佛國朝家  
欽崇護持恩禮有加壬辰十月落成爲屋千楹計工百  
萬皆有奇剗祝釐庫市蘇湖田歲閱藏典効華封上衍  
帝祝其羸接待雲水其徒宣力者淳暢法瑤心開也師  
雖治土木而晨夕唱道雲衲奔湊瓶錫兀兀宴若無事  
甫十年間兩建鉅剎如探諸懷功亦偉矣論者或曰佛  
果靈耶九十年而五隳其宮也隨仆隨起易於折枝又



何神耶吁是一諦義學者未之思耳天下莫大乎道而物爲小莫壽乎道而物爲夭天地山川人物宮室何莫非物何莫非道道卽理理卽釋氏之禪非耶物有器形理超器形物有數量理無數量物有成毀理無成毀未有天地此理先具人物銷盡此理固存常人見物不見理聖賢見理卽見物無在而無不在物物而不物于物主宰羣動圓裹十方不假一木不煩一斤不動道場清淨法棲瞠乎儼乎常在目睫兵戈不能斬殺水火不能焚溺施者何施受者何受毀者何怒營者何求彼假借碑記

卷七

十四

徑志

之云半千之期何異鶯鷦之量大鵬井蛙之議海若也哉癸巳四月師過予以寺碑請且作別語甚異未幾師果示寂弟子正宗宗嶽清泰耆舊行哲奉遺言申前請益力予事理學不解禪義理者天下公共非釋氏得私也乃具著于篇而重宣偈言

吾觀世間物 有相皆幻妄 空華及空果

起滅相輪廻 惟有金剛身 徧滿于法界

得大堅固力 常住永不墮 云何衆寶山

諸佛演法地 人天所聚會 而現五衰相



世尊說經教 天地及日月 凡麗四大者

時皆有劫壞 其間有一寶 不屬諸有形

湛如太虛空 皆為萬象主 萬形皆有盡

而此獨不朽 強名理與道 而字曰禪那

非性亦非相 而不離性相 非空亦非有

亦不厭空有 不生故不滅 誰捨復誰取

是故觀此山 不落成壞境 何處四禪天

即此伽藍是 佛子淨覺場 了達無上義

能證無住法 即見常住性 以此祝聖人

碑記

卷七

十五

徑志

等物無量壽 下及恒沙衆 同住安樂國

云何得福多 非幻不滅故

增修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楊

復

字泰之少卿

凡山川有勝絕必有物之靈者據之物之靈莫靈於人  
而其間橫雄顯發能仁氏之道者尤人之極靈故往往  
不能不移其所勝以歸于其人焉此徑山五峰之拔秀  
幽盤者所以始室羣龍卒成興聖大精藍歷今幾百年  
補六十七善知識而猶未艾也雖然難陀波羅乳糜未  
供安受菩提迦陵尊者竹園未捨瓶沙王堂殿未興安



處千眾是則莊嚴爲闡法之因構結爲度人之要主師  
席者容視爲粗行小果而致荒先緒乎前三衢證果禪  
寺住持金華月江淨公禪師實六十五代主先是 仁  
廟優崇象教徵天下高僧翻修藏典公亦與焉明年爲  
宣廟宣德丙午諸山以公學行知見如武庫森嚴雲龍  
超越相舉於宗司遂檄住是山指南迷途意氣直截座  
下千餘指一爲觀根發機矢無虛發四方尊仰檀信填  
門少暇則雅步躊躇經營廢敝妙筭神出意至皆成積  
財儲糧鳩工定規次第舉行竟獲完美先修大佛殿巍

碑記

卷七

十六

經志

巍若新次修伽藍堂祖師堂及方丈莫不增換益固殿  
壁亦施五彩繪光耀人目觀音大士十八大羅漢一切  
神像盡加以金碧朱粉襍色麗裝殆有生氣復建天王  
殿若干楹爲叢林擁衛構無垢軒并雲厨等室若干間  
爲怡賓安眾之所百器具修常住賴之徑前作大門樓  
自書天下徑山之扁其天王殿門之扁則駙馬都尉沐  
公所書也迨歲甲寅公春秋浸高倦於接引思休閒且  
預謀歸宗之地廼卽寺北徧作退居號圓照結窳堵波  
號壽塏乙卯秋旣就述偈而逝今天子改元正統之丁



已夏偶遊京師因舊善余來求記其作用之歲月將立石寺中以貽謀後來俾有繩纜予素重公平昔行願非小今此盛舉真菩提心信所筆之

太平萬壽禪院元住持元傳法賜紫等覺大師慧源

庄田記

陳度

丹陽人

臨安縣東二十里靈鳳鄉之腰喬木刺天修竹成林中有萬壽禪院者故吳越國武肅王錢氏所建太平寺也宋天祐二年更爲禪居天聖七年始賜今額初縣人高君保與其子瞻自景德以來大新棟宇造殿塑像藏經

碑記

卷七

十七

經志

鑄鐘百用具修又以田百有二畝與常住供僧君保瞻卒其子弟分財產欲奪前所予田交訴於縣縣沒入之平其估許人市崇寧元年住持等覺大師募檀越百餘人得錢三十七萬有奇詣縣請如本估市宰君嘉其請而歸之等覺刻檀越姓名于石以傳不朽屬無住居士序其事居士爲臨安地寡人繁富官田今日示價明日爭者盈庭高氏沃野膏壤竟四十年莫有市者豈神物護之乎抑亦有待乎且善惡一念至微細也長劫受苦樂報秋毫不差况子奪罪福之明著者等覺與十方來



眾當其食時升堂展鉢上味妙供不念自至何用區區  
營此一頃田爲蓋欲與高氏子弟悔罪與諸人植無窮  
之福也當知是田本無去住于彼于此何得何喪彼此  
得喪兩忘則罪福安在哉故此山可顛此地可移此石  
可磨此福無有窮也他日大獲倉箱克溢禪子終朝飽  
滿元不曾破一粒米始知居士前語不綺宰君者言上  
姚祐伯受以學行知名施於政事人安樂之等覺者法  
號慧源大通禪師之法嗣不惟道行高潔抑且才力過  
人無住居士者丹陽人陳度崇寧元年秋七月中元日

碑記

卷七

十八

徑志

清復徑山下院太平萬壽禪寺庄田碑記

吳用先

字本如薊  
遼總督

太平寺在臨安邑治東靈鳳山間擅風林雲壑之勝肇  
基于吳越王至宋天禧中改爲萬壽禪院邑有檀信高  
君保者父子相踵而護持殿宇像噐各極其莊嚴而又  
捐田百餘畝供四海苾芻以克香積之饌當時叢林亦  
云盛矣及君保逝而後裔之爲闡提者謀奪其前田遂  
構訟田沒入官欲市者聽越四十年而竟無市者豈非  
維衛力耶至崇寧間有慧源爲住持募得錢數萬緡自



白於縣請得贖之然世代變更漸次凌夷而田盡爲比  
隣所吞併矣寺僧零落三五輩無恢復志迄今有澹居  
者爲達觀禪師高第以刺藏因緣來主徑山之席一日  
至其地徘徊久之追尋古蹟偶見石壁刻一小徑山三  
字知爲徑山下院撫然而歎曰此梵釋龍宮地有神呵  
護焉是百畝之丘乃高檀所捨飯十方僧者若輩踞爲  
已有入泥犁如箭耳曷若直而歸之爲衆贖愆於是聚  
吳中善信周祇等貲僅贖其半半仍歸比隣蓋運以慈  
心也而邑令黃君佐成之力居多焉噫此一地也檀化

碑記

卷七

十九

徑志

爲魔魔化爲檀子而復奪奪而復子成成敗敗去去來  
來亦何常之有總唯一心所造耳心緣於善則爲喜捨  
爲莊嚴是高君保之父子也是慧源澹居之恢復也心  
緣於不善則爲慳貪爲侵併是高君保後裔之反汗也  
是左右比隣諸人之蠶食也善惡祇緣識心成敗了無  
實義論性則空有之不立論相則因果之難逃福緣瑞  
種隨善萌芽異類幽淪乘惡滋蔓夫人生如掣電飄風  
七尺軀殼受享幾何胡爲乎貪執不捨甚至強吞甘以  
有盡之身而釀無窮之業哉吾願後之人勿復垂涎此



地而自招業報也

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

王在晉

太倉人  
尚書

昔大藏西來流通徧滿明明 國制不廢頂禮慈尊名  
山福地多頒法寶廣度僧伽故翻刻藏經自北而南始  
于清涼妙德以其嶺道廻複轉輸倍費工力議而之徑  
山徑山萬菁叢淡烟雲震暖棗梨易蝕又議而化城化  
城爲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寺名接待皇帝錫化城二  
字因構重簷鬼閣分徑山之東麓浴至我 朝僧徒畢  
集爲徑山選勝道場正德間以寺田編役僧不能守割

碑記

卷七

二十

徑志

地轉質民間質券具存石垣界址在焉馮開之太史擇  
地化城建屋以藏經板自任一緣捐錢五十緡徐圖恢  
復以其事屬之密藏募金贖地未竟而以手帙遺之澹  
公會桐城本如吳公任浙左轄慨然欲竟成開之之志  
乃乘閩湖工偕廉憲竇公躬履其地曰曠墟可復也訊  
諸業民曰得價可還也禹航鄉紳王君先以其地歸寺  
於是慕義而來歸者如響乃贈金給直以贖其半誅茆  
結合處大士蘧廬中而經板乃得其藏矣化城薄于林  
莽椽居絕罕而其間有封土如纍者外割餘地任其祭



掃傍無所卜築方伯公以慈悲一念保安化者熱慧炬而照昏城野鬼得藉無邊法力永寧其鬼於功德之林枳棘轉爲初地蕪萊化爲覺場因明入智喜信皈依乃妄觸邪宗陰懷睥睨嗾諸狂少浪託無稽於是經法官之勘斷煩公府之質成魑魍旣遁正顯邪逐法門得據而安焉慨自金輪常轉世劫周遭變徙滄桑古來興廢然而魔劫雖渾金剛不壞生天地而無始徹天地而無終堅固慈心自墮罡煞佛力如天有時藉轉于人力然盡人之力終不能加於佛力余不佞不能爲無盡居士

碑記

卷七

二十一

徑志

省後深造更著護法然亦不能凝神構思立論無佛化城八百八十畝典價不逾二百七十金今出三百五十金而僅贖原田之半無損于民而有益于僧僧田歸僧僧與民作平等觀何必斥僧而惟民之與哉一化城也在宋則棟宇宏麗噐物潔齊徵于郎官楊汝明之記乃棟宇變而爲灌莽灌莽今又將變而成棟宇馮太史締緣而未果吳方伯矢志以聿成議始于萬曆甲申十六年而獲竟其事慈心點化後先相待而然不佞僅爲方伯布虔以告諸天請消人心之荆棘則此地之荆棘不



生能植善信之根基則我佛之根基不壞翻經選佛之  
場金鏞以是而依崇鐵鑠絲茲而扇鑊可祝 聖壽萬  
年於永永矣

凌霄峰記

釋德清

按志龍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簷  
之外曰凌霄閣是知峰頂有閣也會峰頂時見五色毫  
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皆宋所建今皆廢矣昔圓  
照禪師居峰頂十年詩云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  
且隨緣之句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前代  
碑記

卷七

二十二

徑志

住山靡不愛其孤絕想必居之但峰頂無水况峰孤迥  
非藏修地也前月亭法師亦會于此講華嚴經以此峰  
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庵于頂居  
十三年矣向苦無水以鑿石虛巖得泉可供百眾大旱  
不竭味甘而烈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名甘露泉蓋  
從來所無也手植引路松數百株冀化龍也予於萬曆  
丁巳初春登其頂四望寥廓一日千里因題其庵曰空  
中居士志超世也遂爲之記

瓶窰重建真寂禪院記

朱國禎

湖州人  
大學士



言天下之名山無不舉東西兩天目者言天下之名刹無不舉徑山者遠則國一大慧諸祖之法席近則紫栢可大師之靈蹤在焉故黑白之侶登臨兩天目瞻禮徑山者日無虛晷或乘竹筏緣磎澗而進或包腰芒屨穿林麓而入雖水陸異途要必于瓶窰發足焉故言兩天目徑山又無不先舉瓶窰者也然其地俗樸民儉自農桑外多以埏埴爲業故市塵之與陶穴相望如櫛比而求所謂伽藍精舍則窈乎無聞登臨兩天目瞻禮徑山托宿焉者非寄民廬則依食肆雖緇衣白足之流勢不

碑記

卷七

二十三

徑志

得與齊民異有識者過之未嘗不徘徊興嘆也聞谷禪師慨然捐衣鉢爲善信倡訪真寂廢刹故址復建禪院爲往來食息之所厚直市地集材構屋凡爲佛堂若干楹間僧寮若干楹間墻籬門廡廚井涵涵各有其所雖無雄殿傑閣震竦觀聽凡所以供佛養僧之具燦然備矣院未有儲粟而居民千餘家環拱敬信每食必貯淨飯一甌以俟禪師使沙彌三四輩聚而歸之蒸饘以爲僧食食時主客僧恒不下千指無匱乏之憂晨鐘暮鼓木魚梵唄之聲聞數里外有過大叢林無不及焉久之



四方敬信者日益衆競爲師佃復古安衆寺併傍寺山  
場二頃有奇以供薪爨又陸續施買飯僧田五十餘畝  
稍佐淨食云蓋禪師貌溫而氣寂行修而言中當其在  
雲棲會下苦行菁山名聞已洋溢諸方道俗仰之不啻  
瑞雲祥鳳故一出而所過必化所舉必遂流衍而光大  
之正未有量也迺予所醉心禪師者不止是自初祖西  
來而義學之士疾之如仇六祖傳衣而南北宗亦相爲  
水火蓋我相難除法執易起所從來久矣紫栢以單傳  
之印倡道徑山而雲棲大師專提淨土二大士之權實

碑記

卷七

三十四

徑志

隱顯詎可凡情分別而猥墻倚壁之徒亦遂各分門戶  
今禪師不離淨土直契單傳且以雲棲之的派作徑山  
之津梁此真寂院之作蓋亦借事顯理合異爲同之妙  
用也按誌院始建于宋寶慶間中更廢興不一重建于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落成于次年乙卯院成後師旋入  
閩中芝山至泰昌十月狗善信之請復來主院事及天  
啟改元季冬而國禎始爲之記

普慶福田寺記

碑爲趙松雪  
書原逸四字

釋元熙

四十六  
代住持

普慶福田寺在徑山之陽初國一禪師過其處愛其高



山深林秀氣芴鬱顧瞻衰廻久之而後去至元十七年  
雲為徑山屨及于斯曰昔國一之所盤桓而不  
忍去者此其是乎吾將營禪居以飯游錫其徒師能跪  
于前曰今四海一統師首奉綸音主東南第一法席當  
以正宗自任能雖不能當盡瘁土木以承師志于是審  
曲面勢乃構乃築積三十年始克就緒殿堂門廡一倣  
祇園之制飛錫如歸居者以安又建大莊嚴樓閣上容  
十千金色寶花玉座百寶光明互相灌射如帝網珠旋  
轉無礙延祐四年仁宗皇帝賜今額為十方禪寺明年

碑記

卷七

二十五

徑志

師能來南屏請曰夙夜兢業懼墜先訓今茲有成皆先  
師願力也諸父行惟師巋然敢求一言以紀成緒余諗  
之曰自國一相傳至于今五百有餘歲矣鬼物呵護蛇  
龍虎豹罔敢竄伏而卒為釋梵之宮此豈人力也哉居  
于斯者盍亦思紹之人重趼而舍併日而炊訪求知識  
決了大事慎毋厚自奉而薄于斲集是違先志以速禍  
尤也有能以身為准以行為訓晝永勤勞夜禪誦若  
牛首之負米金牛之舁飯歲公訶雪峰于逆椽地藏接  
法眼于旦過居者游者二俱相當此而翁之志也能其



以是勗之

寒翠樓記

宋奎光

余游茲山再矣而未登斯樓也登斯樓自茲遊始蓋前此未有有之自癸亥秋也常住廓庵觀公繼無邊海公鼎新大殿次龍王殿次禪堂次祖師殿次齋樓又次厨房次養老堂及庫司涵涵自萬曆壬子以來數年之內拮据道場次第翼然大備矣而復念十方冠蓋訪道名山者絕不得一高敞之所與之延眺因建斯樓予茲與馬令公來游也時維初夏嫩綠流鮮延大人于几案攀

碑記

卷七

二十六

徑志

鵬翮于櫺間鉢盂獻翠宴坐高騫佛日耀五峰之頂清風來奇樹之顛徘徊顧盼食爽滌煩因有感于中曰臨春結綺高華靡麗之觀伐竹凌雲騷人寄興之地轉眼滄桑消沉莫繼令人憑而吊之則有嘆風流之不再者矣若登斯樓也則祖席峙五峰之勝僧寮起八代之衰無論一時游屐咸生瞻仰觀公權巧化導不可思議將千載而下有睹榱棟而覓竹篔者非斯樓爲之感動耶卽謂之寶所化現可也令公曰善盍爲之記因命童子掬泉泚筆而飛翠生涼冉冉與墨花映發并顏其楹曰



寒翠云時天啟甲子四月佛日也同游馬令公名用錫  
號命荷晉江人

種樹記

李穀

甌甸聞谷禪師以陶輪智埏埴諸方一時英俊蔚然相  
從譬之種植已自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矣復念徑  
山大殿需材實難嘗見萬曆戊申吳江沈中丞公鼎新  
之求木千里之外已達雙溪彈指入徑山耳而溪流橫  
溢飄散丘陵草莽間運載之費十倍于易因擇地于山  
募植松杉于上曰百年之計有待也予聞之爲之三嘆

碑記

卷七

二十七

徑山

華嚴五十三叅所在祥河寶樹散花流香而極樂土中  
亦行樹周匝階楯嚴飾可知寶所變現刹刹莊嚴矣而  
予謂末法像教則莊嚴尤第一義也凡夫見相作佛事  
非莊嚴無以啟信則夫念及于佛刹者則安得不計及  
夫莊嚴佛刹之具昔衛文播遷一方猶樹之榛栗椅桐  
梓漆詩人之意曰禮樂不患無具也矧八十七祖炳甲  
天之耀而後之人崇隆像教顧艱于堂構耶向無慮及  
此者而師獨秉遠識預爲善後不必龍神締造祇陀信  
施而徑山佛刹知無窮盡矣雖然含育利生名宮殿防



非護善爲欄楯旣樹矣成就周圍是在守之者語云剝  
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守之謂也予慮衆生情見塵沙  
不一因爲之記以告將來地名黃沙灘種樹期滿大藏  
之數始終經紀其事爲本山松源僧桂庭名大瓦者也

種樹記

錢謙益

徑山爲天目東北峰伽藍在山冢五峰之間凡有興作  
取材於千里之外凌大江冒雙谿歷洪流暴漲然後逆  
坂而上緣繩邪許十里百折卒徒顛踣木石騰藉是故  
寺不久輒廢廢而難復以興也聞谷禪師印公語其徒

碑記

卷七

二十八

徑志

大瓦曰盍買山而樹之樹可材也百年之內其可以掄  
材於山矣乎於是買山若干畝樹松杉若干株循直嶺  
以至三門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爲之守禁而又  
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益書之於石詩有之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建侯營室者之所有  
事也印公學佛之人也乃能計久遠如是世之君子慮  
及于浹歲者亦寡矣豈或百年嗚呼浮圖之昌其教宜  
矣具訓于有官君子不尤深切哉夫以印公之願力後  
五百年茲山之飛樓湧殿當有如蘓子瞻之詩余之言



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過而眡之則以余言爲利已而已矣

觀音殿記

朱國祚

字養純  
大學士

大慧禪師以正法興藏開堂徑山繼國一禪師之席大衆雲歸時稱極盛乃開天眼矚彼巽峯爲千僧閣安衆表鎮作一山之鉅觀自宋迨明歲闢興廢鞠爲茂草者有年矣

神宗時有髻峯師者雲棲高足也雲棲老人許其識力精敏可作有爲功德于是徑山大衆頂禮瞻迎乞師興

碑記

卷七

二十九

徑志

復師遂誓佛荷擔悉力營辦精誠感通四方響應始從一室一堂乃至故閣巍然值歲庚子

顯皇帝頒賜龍藏安置徑山遂以千僧閣爲藏經閣地因故址名表新恩遠近忻躍景從益衆師復拮据式廓前謨塑大悲像爲觀音殿而殿之名始著規制愈宏瞻依益切別立藏堂以安禪榻于是北藏求心南叅證德俱得安立以究死生乃復禮請聞谷湛然兩尊宿開堂提唱闡大慧之宗風堂之左右更有重樓複閣養堂密室宰官居士至則如歸香積厨廩庖庫厠溷所畢具焉



千百畝常住山場樵採耘耔無慮如雲食指矣師以赤  
手入山傾心營構始于萬曆己亥至天啟癸亥先後二  
十五年不疾不徐非難非易水到渠成鳥來林密非德  
感龍天才驅丁癸曷克臻此者乎師直與大慧老人一  
鼻孔出氣矣兒子大猷禮師歸道師行業及彼中山川  
形勝時作臥游乃今秋竟有委余作記者不覺歡喜讚  
歎以記其事

碑記

卷七

三十

徑志



游記

記徑山之游

蔡襄字君謨

餘杭縣之北鄙直五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櫛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于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鬱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蒨盡十里許下視來徑青虬蜿蜒搏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竝行已而內括一區平林坦壑四面五峰如掌豎指一峰南絕卓爲巨擘屋游記

卷七

徑志

蓋高下在掌中矣庭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亾湫在歲率一來雷雨瞑矐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傑木絲杉翠檉千千萬萬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隣倚徙沉毅而有待者迸溜周合鏘然鏐然若鑿行珮趨而中節者由西岑之北數百步屹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喝石巖其傳甚神竝巖披谷修竹茂密嘗以鍬刀刺竹兩節間成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窞爲池游魚曠空其西徑東折躡南峰嶺脰之間平地砥然盈



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陰四之橫柯上聳如芝孤  
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卽之煮茶凡茶出北  
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空之偃松之南一目  
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馭靄騫狀類互  
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  
指羣山屬聯呈露崗脊矯矯剪剪咸有意氣若小說百  
端欲聖智之亢而不知其下也臨觀久之魁博通幽之  
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謂大夫旨乎哉予於斯  
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嶙地絕山迴物

游記

卷七

徑志

靜在處入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閒寂未覩夫春葩之榮  
薰風之涼秋氣之清然取于予者猶在也旣歸無幾何  
而曩所歷者重鈎復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  
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游者逮安王瑊君度嶽  
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侄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游  
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  
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  
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遑貽之人一通嘗刺竹  
兩節間之十字其游之年月日也



游徑山記

慎蒙

吳興人  
御史

嘗讀武林志謂徑山者往天目則在所必由之徑故曰  
徑山又以此徑於餘杭臨安二縣爲會通故以徑名然  
考其香火之所由建則自唐和尚名法欽號國一者問  
其師曰吾欲建選佛場以卓錫將何歸答以遇徑則止  
行至此山下遇有樵者在山問之則以前塢爲徑塢廼  
悟師昔所指授少頃又一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  
山絕頂入五峰之間願捨此地爲師卓錫之所第山有  
一大湫吾家若去此湫當涸幸留一水穴我將時至以

游記

卷七

三

徑志

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旣霽湫水盡涸惟  
一穴尚存至今有龍井者在本寺通道之左其深無旣  
傳言井泉直通錢塘江見于禪家事類迨至宋孝宗勅  
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其額卽上御書志載樓閣幾至  
三千蓋肇建於唐而尤顯於宋也隆慶二年歲在戊辰  
九月三日余往登馬路隘且險至山麓迴首從右而望  
之則自浙以西諸山俯伏逶迤空曠無際令人有塵芥  
六合之意亦西浙一奇觀也頃之入寺僧有號梅谷者  
迎余入坐飯畢導余由寺西而上不數百步則有喝石



巖在焉舊人題名尚存喝石者蓋爲觀音化身與開山和尚講法其辭頗誕和尚微致譏誚乃曰隨師指示祖師和尚云此有頑石汝能喝之使下乎乃大聲喝之其石隨而下復命喝之使上石之隨而上者如前遂裂爲三其文象川字遊者以絲線徹底經之與石座無毫髮沾墨卽其所語法師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之明證也今地名前喝界兒童婦女皆能言之始知幻化之事殆以神通難以執一論也巖之石有靈雞塚高可三尺許凡師升座講法雞卽佇立不動傾耳聽之講畢隨衆以散

游記

卷七

四

徑志

所謂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可以互照非妄傳也又有  
一白兔每冬夜時來與師護膝若解人意者由西而北  
則松竹夾道陰森可愛殊非塵境所謂青青翠竹總是  
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其是之謂乎又轉而西則有  
浴佛池爲泥沙壅淤止有金蓮花遍開拂水豈佛家所  
謂蓮花色相歷萬古而不滅耶頃之步至寺門外則有  
碑記者三中一石旣大而巍然獨峙者卽前寺題名勒  
宋孝宗御書于石也碑之比向者乃宋蔡襄所爲記又  
一碑低狹僅可三尺乃東坡蘓老親書三游徑山詩曰



來游曰再游曰重游也雖苔蘚昏翳予以手摸讀之尚  
可諷詠公之胸次卓越飄然身世兩忘亦可以想見于  
千百載之下矣再步至山麓有地一方如砥余立而視  
之時午後天陰雲氣蒸蒸然俯視諸山如羣馬百萬跳  
躍于烟霧中與初入山之景變態又大異也余曰此地  
若立一亭榭可以便觀眺僧曰此宋望江亭也日久亭  
廢恨無再創之者余爲之憮然且堪輿家謂此山爲五  
峰攢秀蓋指鉢孟鵬搏宴坐大人朝陽也其名晏坐者  
昔皇巾賊入山中祖師坐於峰石賊疑其爲人也連以  
矢射之矢皆中石師則晏然不動以名峰餘皆以形象  
之山僧備道是山典故歷歷如指掌余因記之以俟博  
物君子

游徑山記

王在晉 太倉人  
尚書

武林之屬多佳山水而餘杭之有徑山稱最勝東西兩  
天目山高插天水因山曲折浸爲巨源若兩目然故曰  
天目入兩目以是山爲徑路山遂以徑名余雅慕徑山  
而未有企及也歲在辛未南湖告成功監司往閱視余  
以鞅掌三路不得從諸大夫後會八月逾望三日往吳



興謁臺使者畢歸由茗溪茗溪一帶天目諸山衆流環  
合溯流可達乃從吳興泛舟過德清渡雙溪雙溪之流  
一出天目一出高陸至雙溪橋合流入徑山港舟不得  
通舍舟登陸過化城接待寺化城爲故宋佛日禪師宣  
公所勅踞徑山東麓宋時棟宇宏麗欽賜化城二字上  
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溷浴靡不備具載郎  
官楊汝明記中我朝香火猶盛漸次廢棄寺田轉佃  
閭左豪右踞之然化城巷之名不泯馮司成開之創刺  
經之緣始於清涼之妙德庵地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

游記

卷七

六

徑志

費倍乃遷之徑山徑山雲霧罩籠藏板其中易朽腐始  
議復化城化城地坦無雲氣潤濕便藏板而易輸工力  
乃爲屋十間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大士金身以草殿居  
之海內宰官居士布金恢復化城舊域捐貲贖地而有  
子衿鼓衆跋扈必欲與沙門相角事聞當道屬予訊其  
事郡邑勘明予按法治其尤割地歸僧封畛不失而其  
間有墓塚者聽之以寧其窳窳佛處遽廬中得重開法  
地以須十方大檀越之力予過化城而一二野衲邀入  
和南佛前稱善事周遭故址枳棘蓁蕪闢草萊而重新



辭歸杭卽其庵建寺曰徑山宋開禧間孝宗額賜興聖萬壽禪寺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者行過複嶺崇隆隱天有斐棊猗坎窞爲池方塘一鑑湛潔如澄鮮漾碧僧曰放生池池邊刻經工匠排列雁行伏迎道左已訪鎧公上人所寓靜室治蔬爲供清話移時片語點悟此不殊欽公三片石恨不如白衣士立度爲沙彌耳別而登樓同餘杭令戴君進飯夕陽西沉遂促從者亟行余時有天目之興徑山直傳舍視之竭蹶而趨至無垢寺而宿焉是夜惺惺不寐取唐崔元翰碑籀文摩擬不能屬草矣

游徑山記

張京元 泰興人進士

徑山者兩天目之徑也在餘杭西北境去武林百里而遙不當孔進游者多不易至余行視漕例自餘杭臨安始戊申正月十九日出武林登舟是日晚不及發廿日黎明解維行四十里日晡至餘杭橋餘臨兩邑令俱肅候廿一日早畢公事兩令顧舟中指點青山輿馬已集



劉君先往余尾而行出餘杭北門道田間約十里漸入  
山徑又數里飯西溪禪院飯畢度一石橋溪流甚迅過  
溪皆行竹中密若蘆葦山益近竹益深度可三十里至  
洞橋爲徑山寺界兩僧來迎因令夾輿行指問岡巒竹  
塢一一能答詢寺遠近尚在五里外雨濛濛至漸益飛  
注屈曲千盤俱在綠陰翠靄第不一見松栢亦地氣然  
與至山半輿人少歇庵僧供茗泉清茗香灑然忘疲數  
里抵寺候人鼓吹山谷答響固自雄爽時衣履沾濕亟  
入僧房小憩房前後皆古杉銀杏雨淅淅鳴葉間略偃

游記

卷七

九

徑志

臥櫛沐令君秉燭命觴雅譚娓娓無世途寒熱語夜臥  
枕上雨達旦不休早起劉令辭歸余與友人周公弼門  
人張德懋冒雨登山肩輿穿殿左曲折而上觀藏經小  
閣時方朔一僧前導上禮妙喜庵大慧塔盤旋叟竹濃  
霧陡合四顧杳然迴看山下白雲湧起茸茸縷縷如兜  
羅綿積成銀海海中青螺點點荇藻浮沉蓋下方諸山  
在雲霧中時露峰尖倏隱倏現頃刻萬狀幾盡雲物之  
變真是得未曾有繞大慧塔又數盤得一池正圓四圍  
修竹池北壘石爲級竹裏殘碑爲端禪師塔鐫至正間



諭祭文池故放生處池在諸峰間澗可三四丈水蓄不  
流雨不溢旱不涸亦靈蹤也又上爲寂照庵新刻書本  
藏板貯焉右轉竹叢中有靈雞塚國師欽禪師說法此  
雞時時諦聽師往長安長鳴三日而歿乃知一切畜生  
生道俱足佛性一了便了固不似世界凡夫營營萬緒  
汨沒本來苦行解脫而一情忽動便墮泥犁曾羽類之  
不如也塚下爲喝石庵想水衝石破狀如驅走遂爲巾  
子山人持咒立喝走而爲三有之乎無此等神通固非  
思議可及耳還僧房午餐復出寺門閱蔡君謨蘓子瞻  
游記

卷七

十

徑志

碑時無榻手以不及摹爲快巖畔有望江亭址晴明可  
見錢塘是日盡爲霧障縱觀雲海抵掌清言僧手苦茗  
共啜而返

徑山紀游

吳之鯨

字伯霖

四月朔日賦天目游理屐南屏舟公山樓所期俞似宗  
薄暮至小飲庭際甚適次日以余治南都書不果行日  
三商佛石至飯後步堤上訪秦冰玉短蘆疎柳荒齋歆  
磯意自閒宥偕返寺舟公方受戒雲棲歸設伊蒲爲供  
余佐以家釀冰玉微醺別去黎明渡湖北喚舟松木塢



過兔泉泉極淺冽以澡絲瑩白異他水時擔者肩摩進  
頃刻滿意去似宗曰此有村醪頗佳據叢篁深樹間各  
飛數十大白夷猶諧噓縱步高下抵佛慧黃春矣僧規  
隱掃榻命觴余與似宗且奕且斟而佛石操不律應索  
詩者腕欲脫似宗曰胡不分勞逸也余笑曰我兩人對  
酒不爲甘石公稱詩不爲苦亦各適其適耳衆爲輾然  
浹辰遙行而似宗夙戒峙糗具之使亦以是時至儼  
短蓬薄禹杭舍逆旅主人尋問南湖路湖爲衆流奧區  
由茗雪達震澤入海此其居亭也剷葑濬淤因勢蓄泄  
游記

卷七

十一

經志

使有所歸不旁溢爲患誠萬世之利亟命修舊闡導其  
往來自無齧堤之怒且瀦以漸深必不至焦澤議者欲  
甃石爲六橋中別島嶼令千頃烟波與遠近峰阜青翠  
互映當不減明聖大是快事余遲回堤上已恍然縹緲  
潏潏之想矣時覓天目輿人不可得佛石曰從此至青  
山一解艦力耳似宗曰隨地皆游也何必計程并力耶  
卽命舟抵青山飯罷聯步而前倦則籍草談世外事宿  
五柳樓居似宗出醉鱖海錯爲侑爵無筭次早覓得一  
竹籃兩君以供余至西墅隨買二堯方治飯行矣適高



兩目先生蹤跡至邀飲別業高與似宗同官於閩頃以  
讀禮歸而與余稱年家曩季殷殷地主之好藹如也佛  
石言玲瓏去此不遠殺椽旣設大堪選勝因連輿行田  
間薄華石山石壁陡峻長澗渟泓有小亭可憇過流霞  
橋登石門詘曲而上爲三休亭九折巖風雨驟至屐下  
皆作小瀑醉眠石爲坡公書字勢飛舞旣陟岡澗合峰  
環古樹盤鬱寺中圯所存敗簷數楹耳旁設東坡山谷  
佛印像寺相傳爲左元放葛許二真人修煉處蘓黃諸  
公蓋嘗觴詠於此坡公有白雲穿破碧玲瓏之句石根

游記

卷七

十三

徑志

猶泠泠作響雲東去半里許爲琴操墓深菁荒葛有坡  
公依自不寂寞酒數巡似宗與兩目鬪棋各雄長不相  
下余憑軾而觀之飲遂至丙夜比曉雨益橫嵐結如蓋  
撲人面莫辨眉髮兩目所攜二十人之供昏旦且匱余  
懼爲地主累且室湫隘局蹐作苦遂堅辭兩目破雨下  
山而輿人以蹇踔高嶺難天目之役從者色阻乃取青  
山棹返禹杭文昌壩寄宿茶亭禪閣飛澍無停晷衣履  
各載幾斛水似宗急命酒消雨氣遂至霑醉佛石曰雨  
妬游奈何次日爲浴佛日也曉旭映窗櫺間佛石奇事



亟喚余兩人披衣起朝爽晃耀如疾能行憶昨躑躅滂  
泥中無異隔世僧爲設齋供禮佛佛石誦諸品香燈梵  
花氤氳遠幢影似宗狂叫曰天助我輩游勿曠此日然  
宐天目而趨徑山取道近且屐齒喜新也余與佛石鼓  
掌稱善亟呼筍輿浴溪行宿霧漸消山頂次第現如新  
粧出羅幌行可二十里飲溪邊酒家遙望舟枕巍然獨  
峙秀鬱可挹又三十里林漸深地漸高將逼雙徑循趾  
攀巘委折數百里澗花飛灑俱成白煉山形周環複疊  
如入綺上下篠蕩檀欒萬畝一色余隨輿偃仰覺日光

游記

卷七

十三

徑志

射風細雲疎非若高峰軼雲蒼榦蔽景作鞞鞞之聲礮  
礮之狀也嶺甫半輿人告疲余顧佛石隔山小浮圖非  
卽歇足處耶佛石指曲磴數坂曰此須遶而上耳旣上  
嶺如馬脊左右懸削忽白雲覆他山飛捷於鳥細雨隨  
至余振袂度數盤沐佛聖水杉松環立平臺俯瞰則三  
山門巋然列矣視小浮圖又在足下遠峰塘岵近峰嶢  
岈含澤吐霓倏忽殊態武林兩高龕赭一線俱在靉隸  
中余嗒然宴坐雲海蕩吾心胸覺生平寥廓之氣呼吸  
相應昔陶貞白志在冲舉每云指白日觀青天去此不



遠獨於爾時有會已投松源山房古杉蒙茸方浴沉碧  
高樓十五楹邃潔可居僧冲宇供筭蕨煮清茗情甚洽  
月光初燦僅於密樾中作掩映觀耳晨起謁新殿制度  
宏偉未飾丹堊過妙喜庵禮大慧禪師塔眎龍湫舊蹟  
循左級而上視放生池池圓如珪廣可盈晦惜無游鱗  
潑刺余實有願而未卜償法也再上爲寂照菴刺藏經  
處鐫工麇集室後供達觀甚肅令人轉思密藏忽緇衣  
釋冠過謁余詢知爲門人通州崔叔錦叔錦爲諸生不  
得意剝心大典棲遯於此兩月矣余攜之出過喝石巖

游記

卷七

十四

徑志

石柈爲三昔巾子山人乞國一師剃度以咒力護佛法  
賜號性空大師大曆中代宗遣內侍迎國一入京徑山  
之興實由於此訪雞兔二塚至今在巖下三白駒或寢  
或訛乃載經板出山者儼然雪山山梵從也是日陰翳多  
濂灑久益密叔錦別去返松源山樓飯後稍有霽色命  
輿從右級而上旋轉竹徑菖蒲田新秧離離澗水澄瀉  
石礪梳潔如鏡高岡礪密遙見炊烟一縷從修篁中出  
卽知爲雲房杳然無覓徑處余喜忘返翛然緱山烟谷  
飡沆瀣佩九節靈苗不復知有人世旣過傳衣庵爲萬



松禪師傳衣處躡白雲庵攀蘿而上爲凌霄峰浩淼如  
大瀛海何減秦岱新殿枕鵬搏山勢拱衛余謂此山幽  
曠非通都大邑而宸章御蹕後先輝煥故樓名五鳳閣  
建龍游南朝四百八十寺未有其比今山水依然未知  
八十一代傳燈何人耳返流止亭輿人告息各曳杖尋  
東坡放生池坡公游徑山二詩如欲看細字銷殘年靈  
水先除眼界花俱頌水德今濁甚亭碑幸無剝蝕及讀  
樓鑰百萬楮松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自是實境語  
矣似宗探藏錄許爲剌高僧傳燈下各繙一編間拈以

游記

卷七

十五

徑志

問佛石佛石各爲宣說吐旨玄暢因曰宗門不立文字  
而微言奧義終古不磨猛志精求參悟非遠今人根力  
未堅而遽稱文喜遊戲彷彿而妄冀豐于正恐慧蓋乍  
枯慈筏罔濟耳相與嗟嘆久之余夙知有聞谷住徑山  
急欲一晤而聞其坐不語禪殊悵快佛石爲通信聞谷  
慨然曰吾素所願見者也曉訪之觀音殿時禪習者三  
百餘人而閣戶闐寂鳥雀不喧入左扉若無人者執事  
虔嘿惟謹聞谷坐余輩小閣色靜而氣融神理泓上發  
語簡遠真禪定士也余爲肅容而別微聞谷幾虛徑山



一游矣

游徑山記

李

穀字孟芳  
常熟人

辛酉八月十有三日出餘杭之北門十餘里度新嶺朝雨空濛遠近山光樹色如沐如黛濃淡疎密俱入畫理元實謂予曰好一幅米家山也余縱目如弗及焉又十餘里上下田坂路滑難行輿人幾覆者再過麻車堰雨甚小憇市閣又五六里許過雙溪抵化城寺寺故宋佛日宣禪師道場舊稱名藍正德間傾圮爲民間佔佃萬曆中僧淡居士刻藏議置藏化城募金恢復周遭九百

游記

卷七

十六

徑志

餘畝盡還本寺可謂曠劫勝因然規模草創梵宇僧寮猶未紺密惟大佛一尊爲僧慈門自吾虞山裝造供此金資寶相員滿莊嚴一瞻禮間不勝贊嘆蓋寺廢而復興寺興而佛至淡居與慈門此一段因緣似必有冥契于夙生者由殿後入客堂侍者爲設小食食畢過香積廚至浮度庵庵後爲置藏閣登閣憑欄前眺白雲堆疊諸峰出沒其間延瞰久之及暮出殿上隨喜功課畢仍返客堂進飯宿于旅泊軒之左楹夜半聞風雨蕭蕭之聲爲之無寐及旦雨稍疎亟治裝行促慈門與俱出化



城折而北夾路叢篁茂密軌不得方幾二十里過直嶺  
崛崎幽茂緣梯而上竹色葱蒨襲人時從山豁回視下  
界如陵如阜在餘臨間不可名指而山間田禾色淡如  
水俯仰俱異境也未幾抵徑山寺寺僧五六人立松杉  
間衲衣翩翩與蒼翠一色中鏡庵者由本山出理南湖  
之地藏殿知余輩入山先期而至爲余輩向導者也上  
大殿禮佛出視左廂一樹高可四十餘丈貞枝連抱峻  
挺插天信哉檀林寶樹也其下爲龍井卽老龍避宅願  
留一穴以通天目之處殿庭兩樹相對枝葉員整高可

游記

卷七

十七

徑志

二丈云是娑羅異種經鉢盂池過梅谷房絲杉數株參  
樓而上岳岳林榛是亦奇觀登樓少息鏡庵爲引叅大  
慧塔及紫栢塔經靈雞塚看香水海水出石坡上大可  
一拳深三四寸許相傳靈雞飲水處水味甘香雖大旱  
不竭云過放生池池猶宋時故跡繞以青石負整如鏡  
池上石臺可坐更四面檀欒映帶元實欲攜尊酒于此  
適山雨飄墮亟上寂照庵庵爲剎藏道場也叅端禪師  
塔禮紫栢像徧閱藏經閣適從者攜酒至元實戒不得  
入而門外雨甚庵主自光爲設方便許酌于堂前之左



余適當十齋日不入同游之隊自光爲設山蔬果茗與  
慈門輩飽餐禪悅甚適也自光上谷人自五臺偕紫栢  
護藏居此貌修而文詞敏而達似有尊宿風致薄暮雨  
小歇仍歸梅谷余以來朝爲月望欲觀大殿雲集乃獨  
偕鏡庵宿于禪堂之奇樹樓約四更聞鐘聲鏗然披衣  
起則鏡庵已秉燭至矣梳洗畢當家師廓庵出見師卽  
鏡庵本師也樸貌寡言凝然法幢令人起敬須臾上殿  
聽祝贊畢隨大衆稱彌陀百聲仍歸單小寢至旦廓庵  
侍者景如邀元實諸公爲設早飯飯畢擬登凌霄峰鏡

游記

卷七

十八

徑志

庵謂宐先傳衣庵余以諸僧無輿策杖與偕約三四里  
至庵庵主覺輝以凌霄路草披離先爲芟除而待遂由  
庵後嬖姍而上并元實諸君亦舍輿而杖矣幾四五里  
至空中居居爲僧梵懷所構相傳此峰無水梵懷鑿石  
得泉砌小池畜文魚數頭雜蒔幽花小草柴門曲磴頗  
具勝情入室晤梵懷登峰絕頂俯視千山如舞如拜如  
歸鳥如趨鳧參譚猓獬縻縝紛無際遙盼錢塘一帶隱隱  
軋沕中真大觀也愍大師詩云西來二目如鵬翼東去  
下山似馬蹄得其槩矣元實命酒酌于池畔予偕諸僧



坐巖上各盡歡適比興盡下山旋憩梅谷復偕鏡庵由  
觀音殿過喝石巖欲禮國一禪師則屯雲作雨不及啟  
庵而返予倦泐就寢不知夜爲中秋身在山中也然畢  
竟無月亦無遺憾云明發山色冥蒙多疑陰結亟亟出  
山以松源多佳樹復一往觀則絲杉數株高聳似梅谷  
但地空樓敞游盼更多姿耳別諸僧出寺門經東坡池  
池在短籬荒草間元寶以爲無奇先登輿去余與羽仲  
循崗而上折而西爲雪嶠靜室一老僧出見問以山主  
謂往雙髻云精廬整潔異他所因問僧姓氏云崑山人

游記

卷七

十九

徑志

號定生余曰定生西方與曰然遂引余輩過西嶺忽同  
游許君亦至相與南望諸山俱在其下而御愛如盤舟  
枕如帶繫對巖前絕爲奇勝余謂登此可無上凌霄羽  
仲亦以爲然慮前去者俟久匆匆別定生出庵慈門以  
輿人未便欲留寂照偕鏡庵送予輩至此而鏡庵復以  
余喜邀策以一竹杖見貽遂謝登輿下山尾元寶可五  
六里而近歸途由斜坑出菜園一路礧石紆譎水聲泚  
泚不斷人行礧底時出礧上每遇崎嶇下輿輒爲披悒  
焉過跳板橋經白社塘仍踰新嶺而進餘杭是爲十六



日也同游宋孝廉元實張君謙之許君鎮之元實次公羽仲又次築季云

徑山游記

黃汝亨

字貞甫  
進士

徑山在臨安北三十里東西天目通山之徑也九日晚宿化城寺次日卽欲朝發而同年汪孝廉至引裾留醉予笑曰固勝孟公投轄雅情耶遂留飲是日午前因便登錢武肅王墓墓在縣治右出城西有山名石鏡巉巖片石甚秀俗傳武肅微時過之照見冕旒此不可考有像藏開化寺兩眉豁堅如箭面棗色似武安寺又有婆游記

卷七

二十

徑志

留井鎖井夾道有舊宮門磚砌亦勝蹟也次朝至普淨寺飯發足明宗師日記昨夕過溪流清淺游魚如髮似鳥行虛空此意云何予鼓掌唯唯行六七里許從西北磴道上十餘里曲折盤薄大都以竹居勝綠陰翠靄時時拂披襟帶鳥語頗清多不似兩天目頂寥絕無鳥聲日未夕投中峰南院宿從院背小徑仍行竹間翠陰郁穠林林千立天光從竹隙入予從來看竹無此地幽暢也因以剩夕問萬松塔及月亭千松塔爲傳衣庵是陸太宰沈中丞碑記蛻骨處也塔所居菖蒲田環山繞林



俱饒蒼翠色而紅葉燁燁出秋林中更覺艷絕仍歸院  
長臥樓上爲十三朝矣蚤起飯院僧引看妙喜菴爲大  
慧杲禪師塔杲師有像清美無倫庵名蓋宋孝宗所題  
也又迤而塔後行竹徑上殘碑爲四十八代端禪師塔  
有至正間諭祭文前有放生大圓池中深三四尺許亦  
竹翠所繞又上爲寂照庵則達觀和尚從長安歸瘞處  
因記予往者逢此公於長安西掖門外隔面送語遂成  
異世生平雄心霸氣究竟此寂寂中不可謂無因世間  
一切法何處可住爲之太息起仍右轉竹叢中有靈雞

游記

卷七

二十一

徑志

塚在焉此雞不食生類唐國一欽禪師會衆說法時時  
竚聽因師去長安長鳴三日而歿乃信一切衆生具佛  
靈也志尚載靈兔塚今不知其處雞塚下爲喝石庵石  
碎爲三屏張笏立上下可十丈餘乃巾子山人持呪立  
喝神通現示此非擬議可及開山欽禪師像較大慧更  
超秀而長耳似法相信茲山乞霧人也此下有香水海  
泉澹可嚼仍歸南院飯卽從徑山東南下入禹杭東南  
徑迤折十餘里大都巖岫澗泉相錯落間以竹色不似  
西徑竹樹居勝晚仍禹杭公署宿十四日丞成君促集



輿馬行入西溪一帶烟雨微濕翠竹林叢不甚減徑山  
西境小憩永興寺爲馮開之司成中興池有濟顛和尚  
無尾螺靈跡頃之仍投佛慧賦公移竹室下榻二日聊  
紀此游草而賦公有孫方垂髫予發足時持紙索書尚  
健如虎歸時忽聞物化驚嘆無常迅速如此人生不五  
嶽游而五鼎食何爲因思向平俟婚嫁畢游名山語亦  
貪天幸令婚嫁未畢卒然不可知此身不當俗歿耶明  
宗聞之大笑促予疾艸此紀而各得詩若干首是游也  
幸而得三緣前後十餘日俱晴霽似春無片刻陰雨有  
游紀

卷七

二十三

經志

天緣靈巖名刹秋林石骨所在獻勝有山緣得明宗禪  
侶而家任載以從所逢山主賓俱供應無倦色有人緣  
卽予生平好游亦何能數數得此投之名山作入林佳  
話耳九月秋紀成爲十六日

游大安寺記

馬用錫

餘杭令  
溫陵人

蒞餘杭之三年爲天啟甲子四月維夏偕學博宋元實  
氏尋所謂雙徑而登焉過化城稍折而西訪僧無從于  
荒畦敗址中余曰安取此而結庵也元實曰此故大安  
寺基自布衲禪師開山之後爲妙喜安禪究竟之所宋



治平間欽賜寺額故名藍也無從自九峰來禮徑山已而低徊于此謂布衲高風豈容一墜不振慨然思所以恢復之蓮社諸公因爲捐資贖產若干畝建室若干楹栖禪于此行還舊觀未可量也嗟乎佛法隆替名勝升沉信在人耶雲栖虎窟瓶窰市塵一經名宿遂爾佛日照耀無從登東魯之堂而直提西來之旨雲栖之後學者推仰顧于茲卓錫也豈偶然哉因叩其所置山產畝數爲之立戶而復爲之記無從名廣來俗姓華亭楊氏

游徑山記

吳伯與

字福生宣城人

游記

卷七

二十三

經志

余居杭年餘神注徑山天目也推占幾日福緣者數矣偃竣事實安回自富春渚遂舍舟北趨禹航以半日程抵徑山之陽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蓋已覺心折由山脚仰視之高爲五峰中爲龍湫妄意石屏中當有白衣老人前致禮者因誦觀音俱胝不敢望石裂爲三乍拋牛馬心雄喝石也陟級西徑則山骨峰立眉峭牙嶠石凡萬譎千詭有銳下豐上者有疊高數十層出必半仄者有粘空倒立生動如具性情者日落半規朱光注射煜然萬丈芒穎如鎔五金俄而紫氣西沉則



山河浮湛中長松彌天布濤拔地挿青俱數百年古物  
不下千章萬章而燈炬錯落於樹祖藤孫強附弱攀之  
中轉覺夜氣罡風如束起錢塘水倒潑巖石冷氣栗人  
骨也導者刺刺呼叫宿鳥翻撲欲沸又不知誰叫誰答  
矣然吾獨羨其威紆百疊愈取愈多徑中走二十里而  
到僧堂似雙鸞翔空欲下正當月孤雪壯不勝奔競者  
邵不朋適至飛觥流覽星文下迎矣乃捉不朋裾而問  
曰山中所現白兔靈雞龍湫出沒是幻是真是何實義  
但欲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又何稱焉如謂神通自

游記

卷七

二四

徑志

在不平地波濤起耶不朋啞啞曰吾何知吾何知智和  
尚云緊峙離水靴蹋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  
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是何幻化不歸法身是何  
一隻眼不能七縱八橫而漫以已所能者爲本等已所  
不必能者爲神通予亦啞啞彷彿質明瞻禮諸佛殿堂  
之高敞象設之奇大儼然阿房舊址非漢以後帝王居  
也偶閱三千樓閣五峰寒之聯因手書易之謂誤寒爲  
含恐寶印掌不肯再撫耳取東經而下日照石如鏡照  
泉如銀床照蒼松青篁如冰林凡疇夜隔林所極目碧



靄者今又噓吸其間乎但團結移換若夕鏻而今員若  
夕杳而今瑩恠體幻來殊無巴鼻矣會衆美而叅大意  
其此山之兩徑乎徑以森石爲骨以濃松肥竹爲膚乃  
石以空而活松竹以淡逸而靈骨膚又兩兼之眼耳雖  
兩形同是一頭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其無住法門也  
歟蔡君謨作記自謂覺而言夢况予又夢中夢也而正  
法眼藏云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方能踢翻四大海  
摑倒須彌山余何能撒手到家言家常事卽通身皆口  
且爲徑山橋舌矣

游記

卷七

二十五

徑志

徑山游記

陶奭齡

字君奭  
會稽人

天啓丙寅二月之十有八日余在茗上巳六閱月始謀  
償徑山之負肩輿且發或曰獨游無侶將減歡興余曰  
山中諸衲皆吾侶也遂行紆回十餘里至法華訪曇衍  
趨宿化城就死關晤慈門遇孤休於浮渡庵次日爲  
大士降辰與村人夫婦肩肘接于懸磴斗崖間踰晷始  
及士曠拜畢廓庵髻峯逢源明初諸上人皆來迎無何  
孤休自化城至坐奇樹樓將飯西蓮自凌霄峯至皆余  
故人遊意始不孤飯已遍禮諸祖塔日且映王祖叔來



復共出尋諸名蹟曛黑始歸宿梅谷房逢源主焉澡浴  
意啜茗噉果蔬坐談有頃步自殿墀至於望江亭址寒  
吹襲人蔽樹強立須月上尋丈乃還二十日曇衍來共  
尋寂照開山諸庵捫喝石望靈雞塚酌龍湫水沿放生  
池午飯於觀音殿主髻峯畢卽肩舁登凌霄峯至上水  
池舍而徒遇庵卽休遇石卽坐遇老梅方花卽偃臥仰  
觀良久始去遂造峯頂殊不知其高稍下爲一燈庵卽  
西蓮所居因止宿焉淪茗吹飴果核菜茹皆香甘余謂  
君僅身一口室一榻瓶無儲粟是種種皆何來豈燈王

游記

卷七

二十六

徑志

香土作金粟伎倆耶或曰此下方諸上人舁以從者客  
去尚餘主人數日糧耳西蓮及余皆大笑將夕餞日于  
西崦漏下數刻候月於東崖坐久歸燃燈茶話于右个  
恣談幽恠事夜分乃寢質明扶杖下山別諸道人於山  
門改從小徑行有懸泉巉石之勝居民業春紙春聲與  
水聲相答轉更幽悄途經王祉叔家畱飲盤桓數刻乃  
別秉燭行十餘里抵署天始微雨自戒行及還凡四日  
風日皆清美似與茲山有香火緣大抵茲山踞勢雖高  
然勝不在孤峭在深穩以龍淵爲腹以獮石爲骨以長



杉鉅篁爲須麋以崇樓傑宇爲冠冕以靜室百六十星  
羅碁置爲點綴以祖師八十七薪傳燈續爲光明谿刻  
不及天目幻怪不及鴈宕黃山豐博不及天台匡廬總  
在東南數百里之間而屹然欲與之爭席非苟然而已  
余一官遄回十年不調人以爲戚今得此乃更自賀夜  
就燈下紀其略得詩凡二十二首

徑山志卷之七終

游記

卷七

二十七